

遇见古城

——微观未来

文杰

他将应邀以游临海。各色地方志早向他耀扬过这儿的辉煌过去，访到的路人也重复着几乎固定而略显单薄的自夸。他几乎认定：这是座夸张的城市，不断重复着一切，好引外人记住自己。他同时期盼：这老城能是像块海绵，吸汲着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并随之膨胀——对今日临海的描述大概包含着它的整个过往。但过往不可能完全泄露，人们会把它像手纹般藏匿。

可他没抓住那一闪而过的臆想，故我幸而得以明晰。他想——现在是我想——也许这老城只是又一幅幻觉中的黄道十二宫图。他不知道：不能将城市本身与用以描述的词句混为一谈，尽管二者确实存在关系。就算我，要向他，尝试描绘这古城、展示其悠远历史与独特世相，也只能列举东湖的潋滟，紫阳街的烟火，古城墙的厚重。但是，这些词句在他的内心，唤起的印象却好似铣床齿轮咬合的心轴，按预定转速、经千万只手的轮班操作，千万次地重复着相同动作。

他面朝东湖，游荡出逢源亭、樵云阁、骆临海祠，随即转向湖心亭，顿感心惊。耳畔有戏声，许是临海词调；他睇见一位老者，一个孩童；他看见某人在九曲桥上过的一生或一个瞬间，而这一生或一瞬也许就是他自己的。假如时间能停止在很久很久前，现在的那个人可能就会是他本人。假如当年他父母或他没在岔路口取道相反方向，漫长的旅行后，或许他就会在桥上取代那人的位置。

他被空旷的怅然攫住，而我不由忆起往昔。临海本可能成为他的故乡：父母廿年前决定在何处扎根时，临海、宁波本是并列的选项。后来他在宁波出生，很久后才知晓命途上曾有这么一道选择题。再后来他赴余姚求学，再后来逐渐被理科的抽离感填满，只剩我体味着“故乡”的内涵与外延在一次次往返中被扯碎。（此段纯属迎合赛题，有不实处！）

他还来不及听到我的询问，转身被送上车。临海，宁波，余姚，乃至父母老家——他命数中的城市竟都算“历史文化名城”。这是惊喜吧，这是无奈吧——不同地域的词句都模糊到趋同，心轴转速似再学不会为历史的波涛而放缓。

“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，”我直视他的眼睛，“但这两者都不足以支撑起那厚重的城墙。对于一座城市，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七十个奇景，而在于她对你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。或者，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。”

他终于注意到我，而上一次还是赴余姚前。“好吧。”他像是这样嘟囔着，下车迈入紫阳街。“好吧，”他环顾四周，心轴转速仍不见波澜。看上去又是座卡尔维诺的菲利德城——梅花糕、青草糊、海苔饼漠然端详着他和同游者，这样的漠然显然被其制作者刻意训练过。然而步至朱自清纪念馆，《匆匆》在LED下放声而叹，古旧课桌正集体默哀。他再也无法挪开视线：课桌边粘着但被扯去半张的纸小心翼翼地遮住这整个城市的秘密。那里是勉强可见的一个结节，早春萌发的松木芽被夜间一场霜打坏。一旁边上木匠用半圆凿刻过，好让它同邻近较突出的木块更合拢。桌面有刻痕，不知是哪个顽童——老爷爷了吧，已经——如此厌恶或如此无心学习。

于是他开始相信，临海有两种信仰的形式。一些人认为，神灵栖息在各处匾对上，在城墙的入口处，在井沿和井底的千佛阴文里。另一些人则相信，神明就住在石板的凹洼处，在井边转动着的轱辘上，在三颗秤花和灯心草边。他相信自与第二类信徒有合流之处，长久以来心轴第一次剧烈颤动。他从这里看到了自己过往一切美好的影子。他相信这是平淡的寻常里诗意的幸福的基本模式。

“……？”我玩笑或挑衅地质疑，他惊疑一跃。“当然，对于你理论的正当性，我没有疑义。但，你认同，难道不是因为你享受到认同？你不是醉心于宏大叙事里的细节末流？”

他脸红，旋即面红耳赤。我打断他或想象着打断他，或者他想象着被我打断：“你前进时总回头向后看吗？”或者：“你所见过的一切总在你的背后吗？”或者：“你的旅行总是发生在过去吗？”

这都是为了让他能够解释，或自己想象解释，或被想象成解释，或者终于能够解释：他所追寻的永远在自己的前方，即使是过去的，也会在旅行过程中渐渐变化。因为他的过去会随着旅行路线而变化，这并非指每过一天就补充一天的最近的过去，而是指最遥远的过去。每到一个新城市，他就会发现一段自

己未曾经历过去：已经不复存在的故我和不再拥有的事物的陌生感，在他所陌生的不属于他的异地等待着。

“你是为了回到你的过去而旅行吗？”我要问他的话也可以换成：“你是为找回你的未来而旅行吗？”

他答：“别的地方是块反面的镜子。我能够看到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，而我所未曾拥有和永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。”

站在古城墙上，他终于明白：我已经被排除在那个真实的和假想的过去之外。他无法停下来，他必须继续走向另一个城市，而那里等待着我的我的另外一段过去，或者某种当初也许是我的可能的未来，而现在已是他人的现在的事物。但他仍要继续向前，纵使时不时被蔓生的细节与过往绊倒，纵使未曾实现的未来仅是过去的枝杈——干枯了的枝杈。

他仍期待下一次遇见。